

安娜·卡列尼娜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著
高惠群 石国生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安娜·卡列尼娜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著
高惠群 石国生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Л. Н. Толстой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Т. 8—9.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, 1959 年版译出

安娜·卡列尼娜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高惠群 石国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3.625 插页 2 字数 746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0,000 册

ISBN7-5327-2081-0/I·1219

定价:19.20 元

第 一 部

—

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。

奥布隆斯基家里全乱了套。妻子得知丈夫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，就对丈夫声称，不可能和他同住在一个家里。这种局面僵持到第三天，夫妻双方及全体家人都有痛切感受。大家觉得住在一起实在无聊，随便哪家客店里偶然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，奥布隆斯基家的人关系更好些。妻子不出房门，丈夫三日不归。孩子们满屋乱跑，无人照料。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，写信请朋友重新找份工作。厨师昨天就离开了家，在午餐时走的。打下手的厨娘，还有马车夫也都要求辞工。

吵闹的第三天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·奥布隆斯基公爵（在社交场合他叫斯季瓦）在通常时间、即上午八时醒来，但不在妻子的卧室，而在书房里的山羊皮长沙发上。他在弹簧上翻了一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，紧紧搂住枕头，把脸埋进去，似乎还想好好睡一觉，可是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睁开了眼睛。

“哦，哦，梦见什么了？”他想起做过一个梦。“哦，梦见什么了？对了！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^①举行宴会；不，不在达姆施塔特，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。对，那个达姆施塔特在美国。对，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宴，对的，大家都唱 *Il mio tesoro*^②，不是 *Il mio tesoro*，比这更好听的，还有那些细颈小玻璃瓶，原来都是一个个女人，”他回忆着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，微笑着沉思起来。“哦，是个好梦，非常之好。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，难以言传，醒了连什么情景也说不清楚了。”他看见一道亮光从呢绒窗幔的边缘射进来，高兴地把腿伸到沙发下面，用脚探到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那双金黄色羊皮便鞋（去年的生日礼物），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，并不起身，把手伸向他在卧室里挂睡衣的老地方。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，他怎么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

室而睡在书房里。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他蹙起了眉头。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他咕咕哝哝地说，回忆起事情的全部经过。脑海中又出现了同妻子口角的所有细节，想起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，还有他犯下的最使人痛苦的过错。

“是啊！她不肯宽恕我，不可能宽恕我。最糟糕的是一切皆由我而起，而又不能怪我。这是整个悲剧所在，”他这样想。“唉，唉！”他悲观失望，又想起了这场口角中最令他痛苦的那些情景。

最难堪的是起初的那一刻，当时他刚看完戏回家，高高兴兴，心满意足，手里还拿着一只大梨子准备送给妻子，可是在客厅里没见到她；奇怪的是，她也不在书房，最后在卧室里找到她，她手里正拿着那封使丑事败露的倒霉的信。

多莉是个操劳不停、他认为不大聪明的女人。这时她手里拿着那封信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带着恐惧、绝望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它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？”她指着信问道。

每次想到这里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总是很苦恼，倒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，主要是他对妻子的质问竟然作出了那样的回答。

当时他的处境，正像那些干了十分丢脸的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一样。妻子揭了他的丑，而他却不能神色镇定地应付他面临的局面。他本可以表示委屈，可以否认、辩解、求饶，甚至哪怕是满不在乎也好，可是他却干了什么啊！在他的脸上，居然不由自主地（那是“大脑反射”——爱好生理学的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这样认为）露出了他平时那副憨厚的，而现在却是愚蠢的微笑。

他不能自有这愚蠢的一笑。多莉看到这副笑容，仿佛肉体疼痛似地颤栗了一下，接着就狠狠地发作起来，以她特有的急躁劲，滔滔不绝地喷吐了一通尖酸刻薄的话，然后奔出房间。打那以后，她再也不见丈夫的面了。

“都怪这愚蠢的一笑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。

“可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他在绝望地自言自语，找不到答案。

① 德国西部城市。

② 意大利语：我的宝贝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对自己倒也实事求是。他并不自我欺骗,相信自己做过的事追悔莫及。他是一个三十四岁、漂亮而多情的男子。妻子只比他小一岁,是现有的五个孩子、还有两个已夭折的孩子的母亲。他并不爱她,对此他至今倒也无悔。他所后悔的,只是没有把那件事更好地瞒住她。不过,他仍然感到处境困难,妻子、孩子,还有自己都很可怜。要是他早先料到这个消息对妻子打击如此之大,也许会对她紧紧掩盖住自己的罪过。对于这个问题,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,他只是模糊感到,妻子早已觉察到他的不忠,只不过眼开眼闭罢了。他甚至觉得,她身体虚弱,人老珠黄,姿色平常,毫无出众之处,仅仅是一位家庭慈母,平心而论,她应该是宽大为怀的。结果事情却闹得适得其反。

“唉,可怕! 哎呀呀,真可怕!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不断嘀咕着,却想不出办法。“这以前一切多么美好,我们生活得多么和睦! 她有孩子们在身边,感到满足和幸福,我也从不干涉她,让她忙孩子忙家务,遂了她的心意。说实在的,糟糕的就是她来当了我们的家庭教师。勾搭家庭教师确实有些庸俗下流。可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家庭教师啊! (他真切地回忆起 Mlle Roland^① 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。)她在我家时,我丝毫不曾放肆。最糟的是她现在已经……偏偏这就像故意作对似的! 哎呀呀! 这可怎么办,怎么办呢?”

答案没有找到。只有生活能给他提供一个普通的解答,可以用它来应付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。这个解答是:去过日常生活,把烦恼丢在脑后。他想回到梦中去,这要等到夜晚才行。梦中的音乐,那些玻璃瓶女人的歌唱此刻不可能重温。看来,他只能在糊里糊涂的日子里去忘忧解愁了。

“以后再说吧,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自语道,穿上那件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,系好绦带,往宽阔的胸腔里足足地吸了口气,迈开他丰满身躯下面那双轻快的外八字脚,像平时一样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,拉开窗帘,使劲地按了按铃。应声进来的是他的老仆马特维,手里拿着衣服、靴

① 法语:罗朗小姐。

子和一封电报。随后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匠。

“机关里有公文来吗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，接过电报，在镜子前坐下来。

“放在桌上了，”马特维答道，带着询问和关切的神情瞥了主人一眼，停了一会，又狡黠地笑笑说：“车夫主人那边有人来过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没有答腔，只是从镜子里瞥了马特维一眼；两人目光在镜中相遇，可以看出，他们是心照不宣的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仿佛在问：“你干吗说这个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马特维把双手插进外衣口袋，挪了挪腿，脸上带着笑意，默默地、和善地看了主人一眼。

“我叫他们礼拜天来，何必来早了麻烦您又自找麻烦，”马特维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先考虑好的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明白，马特维是想说句笑话逗引别人的注意。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，猜懂了译电中常见的几个错别字，顿时喜形于色。

“马特维，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到，”他说。这时理发匠正在修剪他那又长又髻的络腮胡子，使淡红色的皮肤显露出来，他示意那只溜光的胖手暂停一下。

“谢天谢地，”马特维说，表示他和主人同样明白这次来访的意义，也就是说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这位亲爱的胞妹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，她可能促成兄嫂重新和好。

“一个人来，还是同她先生一道来？”马特维问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不能说话，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的胡子，他竖起一根手指，马特维在镜子里点点头。

“一个人。要在楼上收拾房间吗？”

“禀报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，她自会吩咐的。”

“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？”马特维有些怀疑地问。

“对，禀报她。把电报也拿去，然后告诉我她有何吩咐。”

“您想试探一下，”马特维心里明白，嘴上却说：

“遵命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梳洗完毕，正准备穿戴，这时马特维手里拿着那份电报，慢吞吞地，把靴子踩得吱吱作响地回到房里来。理发匠已经走了。

“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禀报您，她就要走了。说随便他，也就是您，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”马特维说，眼睛里含着笑意，把双手插进衣袋，侧着脑袋，凝视着主人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，漂亮的脸上露出宽厚而又可怜的笑容。

“啊？马特维？”他摇摇头说。

“没关系，老爷，会顺利解决的，”马特维说。

“会顺利解决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吗？那是谁呀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，他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。

“是我。”一个稳重悦耳的女人声音说，接着，奶妈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从门外伸了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，马特廖莎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朝门口迎去。

虽然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应该对妻子负全部罪责，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样，但是家中几乎所有的人，包括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，全都站在他一边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他闷闷不乐地问。

“您去一趟吧，老爷，去认个错。也许上帝会帮助您。她痛苦极了，看着多可怜，家里都闹翻天了。老爷，可怜可怜孩子们吧。认个错，老爷。没有办法呀！想图快活也得要……”

“她不肯见我……”

“您只管去认错。上帝会发慈悲的，您祷告上帝，老爷，祷告上帝吧。”

“那好，你去吧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说，突然涨红了脸。“喂，现在穿衣服吧，”他对马特维说，动作利落地脱下了睡衣。

马特维把衬衫张开伺候着，就像举着一个马鞭，轻轻吹去上面的灰尘，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情把它套在主人娇贵的身体上。

三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，往身上喷些香水，整理好衬衫的袖子，以习惯动作将香烟、皮夹、火柴和双链条带坠子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

里,然后抖了抖手帕。虽然他遇上了倒霉事,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、芳香,身体健康而有朝气。他微微颠着腿走进餐厅,那儿已经摆好了咖啡,旁边是信件和机关里来的公文。

他先看了信件。其中一个商人的来信很扫他的兴。此人想买妻子田庄上那片森林。森林固然该卖,只是眼下没有跟妻子和好前万万不可谈这件事。尤其令他不快的是,这种事情很可能使他面临的夫妻和解问题牵扯到金钱上的利害关系。难道他谋求与妻子和好就是出于这种利害关系,为了能卖掉那片森林吗?想到这里他感到受了侮辱。

看罢来信,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把公文挪过来,匆匆翻阅了两个案卷,用粗大的铅笔做了些记号,然后推开公文,端起咖啡,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,边喝咖啡边看起报来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订的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,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,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。尽管他其实对科学、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,但他坚决拥护多数人和他订的报纸对这三类问题所持的观点,并且随着多数人观点的改变而改变,或者毋宁说,他并不改变观点,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变化着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并不选择派别和观点,倒是这些派别和观点向他招手自来,就像他并不挑选礼帽或常礼服的样式,别人穿戴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。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他,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某些精神活动而言,持有一种观点,就像戴一顶礼帽那样必需。如果说,他更有理由喜欢自由派,而不像他圈子里的许多人士那样赞成保守派,那倒并不是他认为自由派更有道理些,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。自由党常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,说的倒不假,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就是债台高筑,正缺钱花。自由党说婚姻制度过时,必须加以改革,不错,家庭生活对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甚少乐趣,还迫使他违心地撒谎和装模作样。自由党说,或者毋宁说是暗示,宗教不过是给野蛮人套上的笼头,确实,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只做一会儿祈祷两腿就疼得要命;再说他也不明白,现世的生活本可以过得很快活,为什么还要用恐怖夸张的语言谈论来世呢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也爱开个玩笑,捉弄一下老实人,例如他说,既然要炫耀家族门第,就不该只算到留里克^①为止,还应该承认最早的祖先——

^① 留里克王朝(869—1598)的奠基者,俄国王族及某些贵族被认为是其后裔。

猿猴。就这样,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对自由主义已习以为常,他喜欢看自己订的报纸,犹如饭后抽一支雪茄烟,使他头脑中产生轻雾似的朦胧感。他看到社论里说,有人叫嚷什么急进主义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,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阻挡革命祸水,这种叫嚷在当代实在大可不必,相反,“据我们看来,危险并不在于什么假想的革命祸水,而在于传统势力之顽固不化,阻碍进步”云云。他又看到另一篇文章谈到财政问题,其中提到边沁^①和米勒^②,并对财政部语涉讥诮。凭着他特有的敏捷思路,他懂得各种讥诮的含义;谁讥诮谁以及因为何事而发;这种揣测常使他感受到一种乐趣。但是今天,想起了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出的主意,想到家中诸事不遂,乐趣就变成了扫兴。报上还说,据闻,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。报上还有那些染头发、卖马车、征婚之类的广告,这些消息都不能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滑稽有趣了。

看过报纸,喝完第二杯咖啡,吃了一块黄油白面包,他站起身,抖去西装背心上的面包屑,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,愉快地笑了——倒不是他的心情特别愉快,而是因为他的消化功能良好。

不过,这愉快的一笑立刻勾起了全部往事,他又陷入了沉思。

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说话声(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)。他俩在搬运什么东西,弄翻在地上了。

“我说过,不能让旅客坐在车顶上,”小姑娘用英语嚷道,“去捡起来呀!”

“全都乱了套,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心想,“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。”他走到门口叫住了他们。姐弟俩扔下当作火车玩的小匣子,朝父亲走来。

小姑娘是父亲的宝贝,她大胆地跑了进来,搂住父亲,笑着吊在他脖子上,像平时那样喜欢闻他络腮胡子上熟悉的香水气味。最后,小姑娘吻了吻父亲因为弯下身体而涨红了的那张慈爱的脸,松开双手,待要跑出去,父亲却拉住了她。

“妈妈怎么样?”他问道,一边抚摩着女儿柔嫩光滑的脖子。“你好,”他又朝向他问好的男孩子微笑说。

他意识到自己不太喜欢儿子,所以总是努力做得公平些;儿子感到了

① 边沁(1748—1832),英国哲学家,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。

② 米勒(1806—1873),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。

这一点，对父亲冷淡的微笑并不报以笑容。

“妈妈？她刚起床，”小姑娘说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。“这么说，她又是彻夜未眠，”他想。

“她高兴吗？”

小姑娘知道母亲亲吵过嘴，母亲不可能高兴，这一点父亲该是知道的，现在他这么随便地问，就是在装模作样。女儿为父亲脸红了。父亲立刻觉察到这一点，也脸红了。
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。“她没叫我们读书，叫我们跟古莉小姐到外祖母家去玩。”

“哦，去吧，我的坦丘罗奇卡^①。哦，等一下，”他说，仍然拉住女儿不放，抚摩着她柔嫩的小手。

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，挑了两块女儿爱吃的巧克力和水果软糖，递给她。

“这一块给格里沙吗？”小姑娘指着巧克力糖说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他又抚摩了一下女儿的肩膀，在她发根上和脖子上亲了一下，才放她走。

“马车备好了，”马特维说。“可是有个女人求见，”他又补充道。

“等了很久吗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。

“有半个小时了。”

“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种事情要立即禀报！”

“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，”马特维以一种粗率友好的口气说，使人听了也不好生气。

“那就快请吧，”奥布隆斯基扫兴地皱起眉头说。

求见者是一位上尉的妻子，叫加里宁娜。虽然她提出的请求无法满足，而且讲得前言不对后语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还是照例请她坐下来，毫不打断地倾听她的陈述，然后仔细替她出主意，叫她如何如何去找某某人，他甚至用他那清晰、漂亮、又长又粗的字体，工整而流畅地写下一封便函，让她拿去见那个能够周济她的人。

打发走上尉的妻子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拿起礼帽，但他欲行又止，寻思是否忘记了什么事。看来，除了他想忘却的妻子之外，他并没有忘记什

^① 塔尼娅的昵称。

么。

“哎呀！”他垂下了头，漂亮的脸上露出忧愁的表情。“去还是不去呢？”他自言自语，但内心却在说，不必去了，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，他俩的关系已经不可修复，因为既不能使她重新具有魅力而激发爱情，也不能把他变成失去恋爱能力的老人。现在除了虚伪和谎言，不可能有别的结果，而虚伪和撒谎却是有违他的本性的。

“可是迟早总得去，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，”他想，尽量使自己鼓起勇气。他挺起胸膛，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然后吸了两口，把它扔在珍珠贝做的烟灰缸里。他快步穿过光线阴暗的客厅，推开了另一扇门，那是通向妻子卧室的门。

四

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间里，到处是散乱的衣物，她站在杂物当中，从她面前一个打开的小柜子里挑拣什么东西。她穿着短衫，往日一头浓密的秀发已经变得稀疏，编成辫子盘在后脑勺上。她容颜憔悴，两只大眼睛从消瘦的脸上凸显出来，露出惊恐的神色。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她停住手，转眼望着门口，想在脸上装出严厉和鄙夷的表情，却怎么也装不像。她觉得自己害怕他，害怕眼下的会面。刚才她要做的事，三天内已经尝试过多次：收拾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，送到娘家去。但她还是下不了决心。和前几次一样，这一次她也对自己说，不能这样就算完，一定得想办法惩罚和羞辱他，用他带给她的痛苦，哪怕只是一小部分，来报复他，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。她反复说要离开他，可是又觉得这不可能，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把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并且爱他。另外她还觉得，在自己家照料五个儿女都快要忙不过来，带到外婆家，他们的情况将会更糟。何况这三天里，小儿子吃了不干净的肉汤已经生病，其余的孩子昨天几乎就没吃饭。她意识到走是不可能的，但为了骗骗自己，仍然拾掇东西，装成要走的样子。

看见丈夫进来，她把手伸到小柜子的抽屉里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丈夫走到她跟前，她才回过头望望他。她原想装出一副严厉而坚决的面孔，可是却流露出慌乱和痛苦的神情。

“多莉！”他畏怯地小声说，缩起脑袋，想装出可怜而顺从的样子，但还

是显得那么喜气洋洋和和气色健康。

她很快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眼他那红光满面的健康身体。“是啊，瞧他多么称心如意！”她想，“而我？……他这副和气嘴脸真让人讨厌。大家因此喜欢他，夸他，我就恨他这副样子，”她想到，紧紧抿起了嘴，她那容易抽搐的苍白的脸上，右颊的肌肉开始颤抖。

“您要干什么？”她用急促的、气得变了腔调的低沉声音问道。

“多莉！”他又说，声音在打颤，“安娜今天要来了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我不接待她！”她叫喊道。

“可是，也应该，多莉……”

“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”她望也不望他，又喊道，像是肉体受了痛苦发出的叫喊。

当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独自想到妻子的时候，他还能够保持镇定，指望事情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，会顺利解决，所以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看报纸、喝咖啡。可是现在，当他目睹妻子这疲惫不堪的痛苦的面容，听见她听天由命、充满绝望的声音时，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喉咙哽咽，眼睛里也闪起了泪花。

“天哪，我干了什么啊！多莉！看在上帝的份上！……要知道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一阵呜咽堵住了他的喉咙。

她啪的一声关上柜门，瞪了他一眼。

“多莉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只有一句话：饶恕我，饶恕我吧……你回想一下，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抵偿一时的，一时的……”

她垂下眼睛在听他说，等他把话说完，仿佛在哀求他，希望他能够说服她。

“一时的忘情……”他终于说出口来，正想接着说下去，只见她又抿紧了嘴唇，像在忍受肉体的痛楚，右颊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。

“走开，从这儿走开！”她叫起来，声音更尖，“别对我说您的忘情，您的肮脏行为！”

她想要走出去，身子晃了一下，连忙扶住椅背。他鼓胀着脸，嘴唇颤起，眼里含满了泪水。

“多莉！”他呜呜咽咽地说，“看在上帝份上，想想孩子们吧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全是我的错，你惩罚我，让我来赎罪吧。只要能办到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！我罪过，真是罪过啊！可是多莉，你饶恕我吧！”

她坐了下来。他听着她沉重的大声喘息，说不出对她有多么的可怜。她几次想说话却开不了口。他等着她。

“你想到孩子，只是为了逗他们玩，而我想到他们，知道他们现在都给毁了，”她说出了显然是这三天来心中反复说过的一句话。

她称他为“你”，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并想走过去拉她的手，她厌恶地避开了。

“我惦记着孩子们，为了救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救他们：让他们离开父亲，还是留在伤风败俗的父亲身边，是的，伤风败俗的父亲身边……您倒说说，发生了那种……事情之后，难道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？难道这可能吗？您说呀，难道这可能吗？”她重复说，声音越来越高。“我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，同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师发生了这种关系之后……”

“可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他可怜巴巴地说，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。

“您让我恶心，讨厌！”她喊叫起来，火气越来越大。“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！您从来就不爱我。您既没有心肝也不光明正大！您叫我厌恶、恶心，您是陌生人，完全是陌生人！”她痛苦地、恶狠狠地说出了她感到可怕的这个字眼——陌生人。

他望望她，她脸上的怒气使他既害怕又吃惊。他不明白，他的怜悯反而激怒了她。她看出来，他对她只是可怜而不是爱。“不，她恨我。她不会宽恕我，”他想。

“这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”他说。

这时，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哭叫起来，大概是跌倒了。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侧耳细听，脸色立刻缓和下来。

她定了定神，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该做什么，随后她一下子站起来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瞧，她爱我的小孩，”他看见她听到孩子哭叫时脸色的变化，这样想，“她爱我的小孩，又怎么会恨我呢？”

“多莉，再听我说一句，”他跟在她身后说。

“您要跟着我，我就叫人来，叫孩子们来！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卑鄙的人！我今天就走，让您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吧！”

她砰的一声带上门，走了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，擦了擦脸，轻手轻脚地往外走。“马特维说会顺利解决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看简直没有可能。唉，唉，太可怕了！她那样叫喊真是俗气，”他自语道，回想起她的喊声和她的用词：卑鄙的人和情妇。“也许女仆们都听到了！真是俗不可耐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独自站了一会，揩揩眼睛，叹息一声，然后挺起胸脯，走出了房间。

今天是礼拜五。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钟上发条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拿这个干活认真的秃头钟表匠开过玩笑，说德国人“为了给钟表上发条，自己一生上足了发条”。想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喜欢俏皮的笑话。“说不定真的会顺利解决！这话真有趣：会顺利解决，”他想，“要讲讲此话的来历。”

“马特维！”他喊道，“你和玛丽亚把休息室收拾一下，迎接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，”他向走过来的马特维说。

“遵命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穿上毛皮大衣，走到台阶上。

“您不回来吃饭吗？”送他出来的马特维说。

“看情况吧。这个拿去开销，”他说，从钱夹里掏出十卢布交给马特维。“够吗？”

“够不够都得应付过去，”马特维说，砰地关上车门，退回到台阶上。

这时，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已经哄好了孩子，听马车声知道丈夫已走，就又回到自己的卧室。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港，可以躲一躲家务琐事的烦扰。只要她一出房门，那些琐事就缠得她不可开交。刚才就是这样，她到儿童室只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，英国女家庭教师和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就向她提了好些个问题，而且都是迫不及待、唯有她才能答复的问题，诸如：孩子们穿什么衣服去散步？是否给他们喝牛奶？要不要派人另找一名厨师？等等。

“唉，别烦我，别烦我了！”她说。回到卧室后，她又坐到同丈夫说话的那个位置，她紧握双手，戒指从瘦削的手指上滑落下来，她开始回味整个谈话的经过。“他走了！他和她结果怎样了？”她心里想道。“莫非还要去见她？我干吗不问问他？不，不，和解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我俩留在一个家里，也只是陌生人，永远是陌生人！”她意味深长地重复这个令她害怕的字眼。“可是我原先多么爱他，天哪，多么爱他！……我多么爱他啊！即使是现在，难道我就不爱他？难道不比从前更加爱他吗？最可怕的是……”

她有了一个想法,但是没来得及想完,因为这时候马特廖娜·菲利莫诺夫娜从门外探进头来。

“您派人去找我兄弟来吧,”她说,“他好歹会做个饭,要不又像昨天那样,孩子们到六点钟也吃不上饭。”

“好吧,我马上出来安排。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?”

于是,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又投身于日常的琐事中,并借此暂时排解一下她心里的悲伤。

五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凭着他良好的天赋,在学校时成绩不错,可是他疏懒顽皮,结果落到了最后几名。虽然他一向生活放纵,既无显赫头衔,也非年高德劭,他却能在莫斯科政府机关里占据一个相当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官职。这个职位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卡列宁谋得的。卡列宁在这个机关所属的部里担任要职。不过,即使卡列宁不派内兄出任这个职位,斯季瓦·奥布隆斯基也会通过上百个别的人,包括兄弟、姐妹、嫡亲、表亲、叔伯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弄到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位置,年薪可以拿到六千卢布,这笔钱是他所亟需的,因为,虽然他妻子有大宗财产,他自己的事业却弄得很糟。

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是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。他所出生的那个环境中,所有的人或曾经是,或后来成了达官显贵。三分之一是老一辈国家栋梁,是他的父执,从他孩提时代就认识他。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至交。还有三分之一是老熟人。因此,那些以授职、租赁、租让等形式分配世间福祉的人皆是他的朋友,是决不会漏掉他这位同道的。奥布隆斯基无需花大力气就能弄到一个肥缺,只要他不拒绝,不忌妒,不争吵,不抱怨就行,而他为人素称随和,是从来不会那样做的。假如有人对他说,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肥缺,他会觉得好笑,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,他只想得到他的同龄人都能得到的东西,至于任职能力,他是不会比任何人逊色的。

所有认识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人,都喜欢他善良快乐的性格和无庸置疑的诚实,而且,他那漂亮、开朗的外表,炯炯有神的眼睛,乌黑的眉毛、头发,还有白里透红的脸庞,都会对遇到他的人从生理上产生某种亲切而

愉快的感染力。“啊哈！斯季瓦！奥布隆斯基！可不是他！”碰到他的人几乎总是高兴地笑着说。虽然有时跟他谈谈话也算不得什么赏心乐事，但是过一两两天后再见到他时，大伙还是照样高兴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在莫斯科某机关任长官已有三年。他的同僚、下级、上司及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喜欢他，而且尊重他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能博得同事如此普遍的尊重，主要靠他的三大品质：第一，他知道自己的短处，故待人亦异常宽容；第二，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，不是从报纸上看来的那种，而是浸透在他血液里的自由主义，他以这种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不论其头衔大小、地位高低；第三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，他对职务上的事兴趣不大，从不过分热心，也就从不犯错误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抵达职所后，由门房恭敬地陪着，手提公文包走进他自己的小办公室，穿上制服后，再来到机关办公室。录事和职员们全都站起来，高兴而恭敬地向他鞠躬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像平时那样匆匆走向自己的座位，跟委员们一一握手，坐了下来。他很得体地说了两句笑话，就开始办公。谁都不及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那样善于掌握随便、简单和公事公办之间的分寸，这种分寸是保持办公愉快氛围所需要的。一位秘书拿着公文，像机关里所有的人那样高兴而恭敬地走过来，用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所提倡的自由主义亲昵语调说：

“我们搞到一份奔萨省府的报告。您是否要……”

“终于拿到了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用手指按住一份公文说，“那么，先生们……”于是办公开始了。

“他们可知道，”他想，一面郑重其事地低下头听着报告，“半小时前他们的主任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子！”别人念报告时，他的眼睛始终是笑眯眯的。办公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，然后是休息和午餐。

两点钟不到，议事厅的玻璃门忽然打开，有个人走进来。委员们很高兴有了轻松一下的机会，纷纷从沙皇肖像和守法镜^①下面朝门口转过头去，但是门边的守卫立刻把那人赶了出去，随后又把玻璃门关上了。

公文念完之后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为了顺应自由主义时尚，他在机关办公室里拿起一根香烟，然后向他的主任室走去。他的两位同事，老官吏尼基京和低级侍从官格里涅维奇，也随他一起走出

① 顶部有双头鹰的三棱镜，为帝俄时官厅中陈设物。